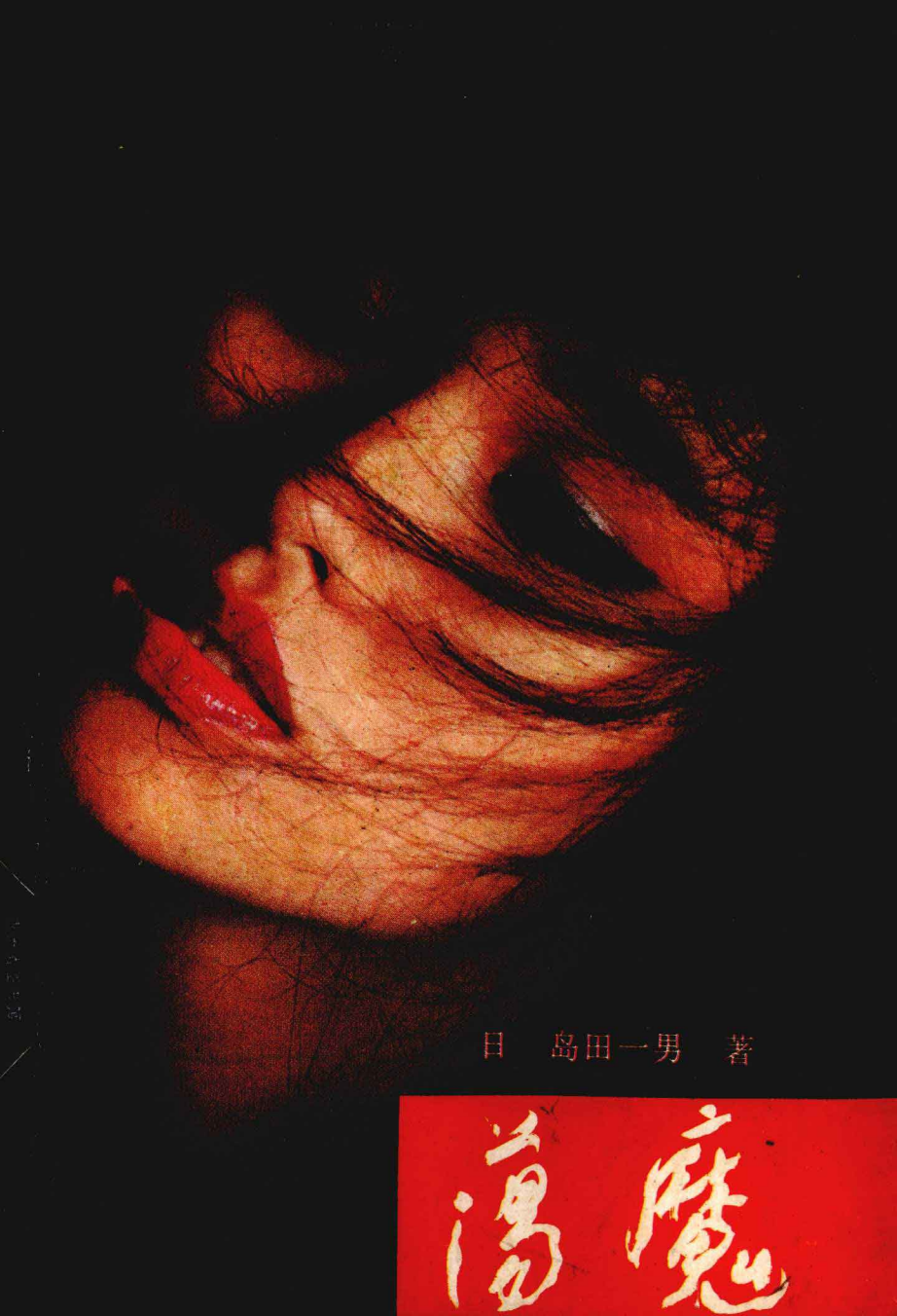




日 島田一男 著

魔湯



荡 魔

(日) 岛田一男 著

乞食 玉芬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市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 / 32 8.5印张 174,000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0 定价: 2.35元

ISBN7-202-00205-1 / I·39

目 录

第一章 漂流死尸..... (1)

第二章 按摩女郎..... (66)

第三章 鸳鸯旅馆..... (131)

第四章 第四章 五天四夜..... (199)

荡魔

第一章 漂流死尸

1

大海被染得通红。

遥望西天，绵亘在苏门答腊岛上的巴里散山脉已经变暗，而山峰上空仍然是一片金光，直射在赤道上的太阳行将落山。

收眼近处，圣淘沙岛上渡口的屋脊，金殿般耀眼闪烁。鱼尾狮像——这一新加坡的象征，耸立在南部莱佛士海岸上。海浪冲击着岸壁，朱红色浪花，四处飞溅。就在这时，在靠近马六甲海峡南端，一具尸体也沐浴着阳光，在海面上漂流着。

“爸爸，有人！”

掌舵的李五向在大帆底下吸着烟的父亲喊着。

“在哪儿！？”

“那不，向圣淘沙那边漂着。”

“横竖也死了，没救了吧。”

“肯定不会活着，脸向下趴着呢。”

“那就用绳子拖走吧，放着不管以后也麻烦。”

他们用帆船一直把尸体拖到新加坡河的拖船停泊处。尸体在河岸驳船路南桥附近被拖上了岸，时间已过9点，漫长

白昼的南国已经进入黄昏。

一位拖船伙计向999号报告了发现可疑尸体的情况。

在新加坡，999号跟日本的110号一样，是向警方紧急报案的电话号码。

警察总局在珍珠山路，离南桥只有6个街区。五分钟后，警察总局刑事部张部长乘警车飞速赶到。

“你别看了吧。”

张部长向同车前来的女警察凤仙警部说着，便走下了车。凤仙警部撩了一下藏青色的制服裙子，也跳下了车。

很多人围观着尸体，有船夫，也有过路行人。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察在维持秩序，看张部长一到，便向吵嚷的群众大喝一声，为张部长开道。

“什么身份？”

张部长问那位警察。高大的印度血统的警察耸了耸肩，张开了两手。

“携带物品？”

那位警察无言以对，只是摇了摇头。

张部长咋了一下舌，眼睛盯着死尸面部。当他命令把尸体翻过来检查后背时，他突然嗯了一声，皱了下眉头。原来在死者衣服的左肩骨下，发现一个小洞。

“脱下上衣检查！”

高大的印度血统警察依命脱下了死者的上衣。在死者的短袖衬衫上也有个洞。

“中弹了？”

“子弹还在体内？”

凤仙警部从张部长的背后，窥视了一下尸体，小声地说，“大概是，前身没伤嘛。子弹似乎从心脏旁边穿过的。”

“也许估计的不对，被害人是不是日本人呢？”

“怎么说呢，”

“两耳旁和鼻梁上，都有眼镜压痕。”

张部长用鼻子哼了一声。

“你说带眼镜，挎相机，胸前插钢笔，腕上带手表，就可能是日本人吗？”

“死者的胸前是插着一支钢笔呀。”

张部长又命令把尸体翻过来，拔下胸前的钢笔，打开手电，进行观察。

样子跟勃朗峰、派克金笔、塘鸭牌的都不同。笔帽下边刻着小小的拉丁字母和数字——三星12·日本。

“你说得差不多，或许是日本人。反正要解剖，取出子弹再看。请部署吧。”

凤仙警部叫了那位印度血统警察，命令他跟综合医院联系，叫运尸车。

“是，先生。”

高大的印度血统警察向矮小的中国血统女警察凤仙警部来个大举手礼，向警车跑去。

“老爷！我们可什么也没拿呀。不信可以向关老爷发誓。”

“我知道，你们都是正直的船夫。”

张部长目光锐利地看了看李五父子二人。

在巴黎郊区国际刑警事务总局结束了3年进修，正在归

国途中的大妻正彦警部，在卡拉奇机场收到了去新加坡处理日本人被枪杀案件的电报。

当地时间是凌晨2点15分。大妻警部乘坐的从巴黎起飞的日航班机，将从卡拉奇经由曼谷直飞东京，中途不在新加坡停留。

大妻警部委托空中小姐预订了从曼谷去新加坡的机票。

日航班机到达曼谷的时间是上午10点05分。

“从曼谷去新加坡最早的班机只有晚上6点50分的班次。”

空中小姐看着时间表说。

“什么时间到新加坡？”

“19点25分。当然是当地时间……。”

“7点25分？真没办法。这个班次还有票吗？”

“有，是新加坡航班。”

“那就拜托了。”

火一般的太阳照射着曼谷的廊曼机场。

廊曼机场的候机大楼跟大妻警部所熟悉的巴黎和罗马机场相比，实在有些寒酸。跟日本熊本的地方机场相差无几。就在这样的地方要等上将近6个小时。

大妻警部通过国际线向东京警视厅搜查协作科通了话。

“我是大妻。”

“啊，回来了吗？”

话音对大妻来说并不陌生。这是他的老上司小野寺警视的声音。小野寺是警视厅为了搜查国际罪犯而新建的搜查协作科的科长。

“我接到了去新加坡的电令……。”

“漫长的旅途一定很累了，不过只好拜托，本来我们也希望你早点回来才好……。”

小野寺说这些话时，流露出一一点过意不去的意思。搜查协作科是新建的组织，任务是在日本帮助国际刑警搜捕外国罪犯，在外国帮助搜捕日本罪犯。处理国际罪犯原来由专门处理盗窃案件的搜查三科兼管，为了使国际刑警工作正规化，扩充了组织，设立了科的建制，并任命大妻警部为搜查科国际协作股股长。

告别巴黎时，法国的日侨为他开了欢送会，祝贺他荣升。大妻在会上致答谢词说：

“什么荣升，不过是在‘警察’上边添了个‘国际’二字，说明日本现在也需要国际警察了……就是这么回事。”

他的讲话引起哄堂大笑。

大妻的确是警察科班出身，并且是抓拿扒手和盗贼的搜查三科的警察，是一个优科的警察。他从日本一流大学毕业，能流畅地讲英语和法语，几次晋级考试都顺利地通过，而且不到30岁就当上了警部，这次又被择优选派出国，进修国际刑警业务。

警视厅追查过意大利伪旅行支票；收藏于热那亚市美术馆的蒂齐亚诺·卡拉民焦的名画，在东京出现时，一眼就被识破是伪造品。另外，国际刑警，无论是在阿姆斯特丹运河日本人溺死事件中，还是在逮捕从日本潜逃欧洲的智利人盗窃集团的案件，都立过汗马功劳。

现在东京犯罪活动正在日益走向国际化，此时此刻小野寺科长怎能不焦急地盼望大妻警部早日回国呢？

“情况还不完全清楚，新加坡警察总局跟我们联系，据说有个象日本人的男人，从背后挨了一枪，漂流在马六甲的洋面上。”

“就是说，还没有证实是不是日本人，是吗？”

“不是日本人那就谢天谢地了，日本大使馆似乎也感到棘手。与其从国内派人，倒不如委托你办快些。真可谓适逢其会呀。”

“如果真是日本人，该怎样办呢？”

“搜查权在新加坡方面，你可以随机应变，自己决定。新加坡虽然象淡路岛那样是一个小岛，但新加坡共和国完全是一个独立国家，其搜查权不容漠视。一切要跟当地警察总局商量，采取适当行动，希望注意不要在两国之间引起搜查权纠纷。”

“请您放心。我就是警视厅的工作人员，又有国际刑警驻东京代表的头衔，我想新加坡方面不会对国际刑警人员冷淡吧。”

“总之，一切都拜托了。还有，别忘了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一定要见见你呢。”

“哪一位呀？”

“一位女性，你不认识。”

“女性！？是女的？”

“别大惊小怪的，都多大了，也应该有个家了，总靠妹妹照顾自己那象话嘛。”

这时在大妻的脑海里闪出了妹妹小霞的面庞。小霞今年该从女子大学毕业了，已经23岁了吧……。她该出嫁了。可

自己倒还没想到要讨个老婆。

今后的工作是国际刑警。追捕的对方多是持有私人手枪的
外国人，随时随地都可能丧生。一想到这儿，哪还有娶妻
生子的心思呀。

“总之，我要本着初出茅庐的精神，尽力为之。”

大妻警部向小野寺科长说了这些话后，便撂下了电话。

2

大妻警部在新加坡加东国际机场办完入境手续后，已是
当地时间夜里 9 点。

海关检查后，刚一出门，没想到有一位身穿中国服装的
女性，前来迎接。

“大妻警部先生吗？”

“啊？啊，是的。”

大妻警部在新加坡没有熟人，他惊讶地打量着这位女性。

“东京警视厅联系过，我是来接你的。”

“您是？……”

“我是新加坡警察总局凶杀科的风仙警部。”

这位自称警部的二十六、七岁，细长脸，身材匀称的欧
亚混血美女，日本话说得如此流利，使大妻警部瞠目惊视。

“真没想到，您这样人能是凶杀科的警部。”

“贵国的警察厅不也有女警部吗？”

“有，有是有呀……。”

警视厅的确有女警部。招收女警察的首届学生，有的现

在已成了警务工作的领导人，但都已年过40，象凤仙警部这样年龄的女警察，最多也不过熬到警察科长一级罢了。

“日本话说得很漂亮呀？！”

“我在日本留学过六年。”

“六年……！？”

“是的，我从女子短期和四年制女子大学毕业，两次学的都是日文学专业。”

“怪不得。”

“在日本，大学毕业的警察晋级很快吧。新加坡也一样，只要有学历就升得快。不过，我才当了两个月的警部。您的旅馆已经订好了。”

“太感谢了，我正发愁住哪个旅馆好呢。”

“订的是天一景大旅馆，离警察总局只有一个街区，有什么事情很方便……。”

“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只是去日本使馆不太方便，日本使馆在乌节路向那森路拐弯的地方，在新加坡的西郊，旅馆在相反的方向，靠近海边。”

“很好，有重要事跟大使馆联系，打个电话就行了，也可以开车去。”

“请跟我来，您的行李呢？”

大妻警部让凤仙警部瞧了一下手里提的皮箱。

大妻警部在机场稍等片刻，凤仙警部便把车开了过来。车是日本产的。在曼谷机场有很多日本车。看来在新加坡，日本汽车公司的生意也相当好。

晴朗的夜空，南十字星星光闪烁，优美宜人。车跑了30多分钟穿过了一座大桥。

“这是哥里门桥。再过两座桥就到那个尸体被拖上河岸的地方了。”

“据说是从背后射击的，是吗？”

“是呀，从取出子弹的38毫米口径及来福线印记判断，使用的似乎是美制S W手枪。”

“尸体解剖了吗？”

“还没来得及告诉您，我们部长想要让您在去旅馆之前先看一下尸体。现在我们是在去综合医院的路上。”

十分钟后，车在一个白色大楼前边停下，大门口刻着综合医院的字样。走廊一片洁白，鸦雀无声。走不一会儿，一位高个儿男人从走廊的长椅上站了起来。

“这是刑事部张部长。”

凤仙警部给大妻警部和张部长作了介绍。

“您来这里的事已经由东京的小野寺警视通知我们了。”张部长握着大妻警部的手说。

“听说您在巴黎国际刑警机关工作过。”

“没有的事，只是在那里学习了3年。”

“日本人是不是都有些过于谦虚呀？若是我的话，恐怕要说在欧洲奔走了3年呢。”

张部长说着笑话放下了大妻警部的手，同时从衣袋里取出了几张照片。

“在看死者之前，是不是先看一看这些照片。我们认为受害人是戴眼镜的，但是没有找到。大概是被扔到海里时，

掉到马六甲海峡的海底了。因此我们给他带了各种眼镜，试着给他拍了照。”

大妻警部对张部长的调查方法十分钦佩。要是在日本，大概要拍没戴眼镜的面部，然后记上各种眼镜，这可以说是常识吧。然而张部长说他们实际上给戴了几种眼镜拍照的，更令人惊叹的是照片有正面和侧面两类。

大妻警部怀着对张部长的敬意，一张一张地仔细观察照片。看到第八张带金属框眼镜的照片时，不由得表现出紧张的情绪。

“仍然是日本人吗？”

张部长冷静地问。

“您认得这个受害者吧？”

这是张部长用英语说的意思，直译过来，就是：你曾经见过这个死者吗？

大妻警部点了点头，作了明确回答。

大妻本来想说这个人是个不足挂齿的毛贼，但不知道“不足挂齿”和“毛贼”用英语怎么说，因此回答说，是他逮捕过的小偷。这时旁边的凤仙警部用日语说：

“这个家伙是阿飞无赖，当过毛贼吧？”

凤仙警部马上又把这句话用英语向张部长作了解释。

于是张部长点着头，问大妻警部：

“您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名字记不起来了。”

“昨天夜里，我让一些人看了死者，有旅馆的帐房，男服务员，导游，入境管理人员，结果使我确信这个人是日本

人。统一大酒店的男服务员证明他是一个来旅游的日本人，据说在这酒店住过将近一个星期，名字叫大田次郎……。”

“不，那恐怕是个假名字，肯定不叫这个名字。没关系，我们会马上知道真名，把这张照片电传给警视厅，用计算机不到10分钟就一定会从有过前科的卡片中查出来。”

“我去东京参加过国际犯罪取缔官的会议，对警视厅的计算机设备十分钦佩，如您所说会马上把真名字和身份弄清的。”

张部长说着把照片递给风仙警部，命令她立即照会东京。

“用我的名字发报好吗？”

大妻警部向风仙警部请求说。

“告诉那边，我要从旅馆给他们去电话。收信人写搜查协作科小野寺警视就行了。”

“明白了。”

风仙警部点了点头离开了。鸦雀无声的医院走廊发出了一阵高跟鞋的声响。

“请看一下尸体，好吗？”

张部长把身旁的一扇沉重的大门，慢慢地推开，顿时一股强烈的福尔马林的臭味，钻进了大妻警部的鼻子。

这里似乎是综合医院的解剖室。四壁镶嵌白色瓷砖，空荡荡的屋子中间，放着一个不锈钢的解剖台，台上躺着一具白布盖着的尸体。

张部长面无表情，卷起了盖在尸体头部的白布。

一看死者的面部，大妻警部感到，的确见过，没问题，就是几年前当警察科长时，亲自追捕过的那个人。因为问题不

大,简单地审问一下就放了,可是现在怎么也记不起名字了。

“有携带物吗?”

张部长问道。

“可以说没有,只是……。”

张部长接着把白布掀到胸部。

解剖的尸体似乎在用绷带一圈圈地紧裹着。衣服完全脱掉,只是在白绷带上,放着一支钢笔。

“就这点东西吗?”

“现在就这些。当然还有穿着的衣服。医院法医系正在检验衣服,想通过子弹穿洞的情况,推测出射击距离。”

“死亡时间?”

“死后大约有10小时。估计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左右。”

张部长正做这样说明的时候,走廊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似乎又了解到什么情况了吧。”

张部长话音未落,一个身穿绿色检验服,似乎是马来西亚血统的青年跑了进来。

“张先生,张先生!发现了重要物品。”

男青年用英语急忙地说。

“重要物品!是什么?”

张部长反问道。本来是很普通的话,可是由于那个青年十分慌张,张部长的话使大妻警部听来感到格外坦然自若。

“这个,找出了这个东西。”

那个青年张开紧攥着的手,露出了湿透的钞票。

新加坡的货币也是元,但是这张钞票不是有蓝花图案的

新加坡元，而是青色的美元。

“票面多少？”

“100美元。”

美元都是同一颜色，而且不管是1美元的，5美元的，50美元的，还是100美元的，票子大小都一样，长156毫米，宽66毫米。

“从哪找到的？”

“从受害人的上衣领子里。”

“领子里……？”

“左领子有些肥大，不那么自然，引起了检验人员的注意。经检查，领子全是缝纫机缝的，只是领缝是不会做针线活的人手缝的。拆开一看，里边有个小塑料袋装着这张钞票。塑料袋封得不好，海水把钞票浸湿了。”

“这个人真是用心良苦呀，准备即或被盗，也能剩下这100美元吧。”

“这钞票有些软。”

“软？”

“是的，作为美元来说，摸着有些软了点。”

一直冷静的张部长，眼睛突然放出锐利的光。

“你说这是伪钞吗？”

“我们还不好判定。但是很可能……。让大学的专家鉴别一下怎么样？”

张部长没作声，从那个青年的手里，把百元美钞拿过来，仔细地看。

大妻警部在一边侧目窥视，看到钞票中央圆形的花样中